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九

皇朝詩林

刊誤題辭

唐國子祭酒李涪撰

余嘗於學古問政之暇而究風俗之不正者或未造其理則病之於心爰自秦漢迨于近世凡曰垂鑒豈可勝道哉前儒廣學刊正固已多矣然尚多漏略頗惑將來則書傳深旨莫測精微而沿習舛儀得陳愚淺撰成五十篇號曰刊誤雖欲自申專志亦如路瑟以掇其譏也

刊誤卷上

唐李涪撰

明吳中珩校

二都不竝建

予少讀歷代史每考沿習自夏殷迄于周齊未聞兩都並置東西牙處者夫殷之五遷蓋建國不安之爲也竟都于亳底綏四方武王克殷爲周成王卜洛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自是不復都豐鎬矣更于秦漢晉魏但處一都隋以奄宅區宇公私殷富恃此繁盛遂創兩都爲巡幸不常用都爲憩息之所泊乎

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槩每樂巡幸是時武后殺蕭妃
冤出宮室不安竟因登封遂成都洛武氏革唐爲周
乃立武氏崇先廟於東都神龍初中宗反正遷崇先
於西京乃以其地爲太廟欲使四海之知我唐復有
宗廟矣爾後中宗還京復饗太廟時朝廷多事不暇
議去東都權廟但闕而勿饗玄宗巡狩駐蹕復饗洛
廟是時君臣安於清泰曾不論及宗廟定制遂使後
人皆曰兩都不疑矣夫以出征則載遷廟之主亦有
所稟旣言載主則郡國豈宜復有廟主耶今二都並
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則是便

於人而不敬其神也以是而言毅然不移以朝萬國
不亦宜乎昔隋時有上言者一帝二都實非舊典遂
改爲京始創之日已有譏者足顯二都之設可謂不
經高祖武德七年正月改東都爲洛州是知稽古之
帝必考是非置郡罷都垂法後世貞觀四年詔發卒
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陛下
頃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
歸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後則襲其雕麗每承德音
未卽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
之積何用兩都之好昔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卽

日西駕豈不知地推中土貢賦所均但以形勢不如關內也太宗遂止玄素與學達識爲魏文貞推重請罷修建是也兩都置宗廟不殊侍御史顏標上議東都宗廟天寶建中兩度賊陷東都神主散失之外臣據見在十一主竝已瘞於兩陛之間向來遲疑未去東都之號者蓋以舊廟存焉則顏標所引原廟述漢失禮理亦至矣旋爲巨寇焚蕪廟室悉成煨燼况乎城闕崩壞宮室丘墟廢之有時契於至理今請制爲藩鎮以汝洛節度爲名選帥實兵以遏東夏

春秋仲月巡陵不合擊樹

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
秋則芟薙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盛茂也芟
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以三公之
任隆位高度力展儀以已率衆令巡陵公卿皆持小
斧即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達舊禮將及陵關則
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爲不經又何甚
也

禮儀使

九卿太常專掌禮樂累代沿習不更其名又春官氏
主國之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寺有少卿博士禮部有

升言
卷一
三
郎中員外慎選儒學達於典禮者足以咨訪大國儀
範豈有闕文而代宗皇帝用顏真卿爲禮儀使真卿
博通典式曷不授太常卿禮部尚書而使掌國禮柰
何禮儀以使爲名則何異營田租庸者乎前史所無
我唐有之必爲後世之譏宜亟去其名也

開府儀同三司

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
及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
一府得比三公皇唐用開府爲散階令有拜太師太
保太尉司徒司空真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爲階

授受之間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得不以乖舛爲愧哉若以疇賞勲伐名數實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爲盛

宰相不合受節察防禦團練等使橐鞬拜禮

今代節度使帶平章者凡經藩鎮節察使必具橐鞬迎于道左未知禮出何代前史國典並無其文且國初州郡皆以都督敕使理之至景雲二年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自此始有節度之號景雲以後六典會要竝無節度使觀察使戎服迎拜使相之禮若宜有之則節度使降麻防禦使制下之日便

合具軍容詣中書謁謝在城旣無此禮外府何爲行之宰相位雖崇重猶與九品抗禮今則俱是將相豈可倨受戎容予常仰而思之乃悟其事必因元帥都統遂有是儀何者天寶逆胡建中叛臣旣陷兩京兵連淮朔此際徵集師旅又假虜騎軍戎繁雜宜以位高威震者都統而制之哥舒翰郭子儀繼爲元帥都統時諸道節使會兵討叛者必以軍禮導之而淮朔亦不以是爲讓欲使軍中稟大將軍之命也爾後元和十一年裴度提相印克淮西節使兼淮西宣慰使會諸鎮師旅十餘萬衆指揮節制憲宗悉委於度及

平逋寇李愬統兵入蔡州屯兵鞠場以待度馬首具
橐鞬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久矣愬今
具戎服拜相國於堂下使吏民瞻覩敬畏生焉如此
可不勞理矣度然之蔡邦遂清蔡人遂寧愬以度兼
宣慰處置使宰相專征不異都統之重故具戎服以
申拜敬且以禮示蔡民也爾後爲藩鎮兼平章事者
不謂我非元帥都統唯以宰相合當節度防禦等使
橐鞬拜禮舛誤相承所宜改正

副大使

國朝大邦土有以親王或宰相遙領者則副大使知

節度事始於貞觀八年以蜀王恪遙領益州都督開元十五年兵部侍郎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如故親王宰相遙領自此始也自後率用爲常本以大使在京則一軍之權以副大使主之今正授節度使且無遙領之名亦曰副大使知節度使藩方之選任莫重焉宜正其名以示楷則

都都統

辛丑歲大駕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書令王鐸仗節鎮滑臺且統關東諸將收復京國時有論曰京西北

言統者三四人慮不稟鐸之節制宜立其號曰都都
統鐸兩朝丞相三陟台司名位顯著武將莫不望風
願受其畫曷須都都方可統制自秦漢已降將相統
戎蓋多無有都都統之號所引故事則曰先帝時優
俳各恃恩寵願爲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
工誼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
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職列旣等不
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此則故事也然中
令急於殄寇不以是爲辱曷不曰諸軍西南行營都
統制帥之號莫過於斯

上事拜廳

朝廷典式出於南宮予亦爲尚書郎陪郎上事多矣是日儋者引上事官面北再拜余乃詰之曰曷再拜拜廳予曰非也此乃拜恩也蓋京城官署皆在大內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後踐履官常儋者不達乃曰拜廳予嘗爲河南少尹至上事日功曹吏張從玘曰請服羅巾吉衫予詢之則曰先拜恩後上事又衆官列位儋者曰面西再拜拜訖成上事之禮旣事予以其有知獎而勉之吏曰非某所知某叔祖嘗爲功曹吏時李相國珣爲河南尹命功曹參軍示之曰先拜

恩後上事小人傳之父祖不敢廢闕予喜小吏好善將慕李公得禮故書之以示將來

壓角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爲上差舛相承實乖禮敬曷不爲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壓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竝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於理今請去壓角以釋衆疑

曾參不列四科

今人之論皆以孝者人之本也先聖重之不列四科所以曾參不列十哲之次愚謂不然夫德行之特者莫大孝焉是以夫子門人推重顏回及乎講則曾參侍坐是知聖人之旨二子莫有後先曾子不列四科者先述聖人一時列坐門人弟子耳豈是舍曾氏之大孝重宰我之言語盖不在其席故不盡舉此如太宗文皇帝使王珪品藻李靖魏徵戴胄溫彥博房玄齡時則有若高士廉杜淹岑文本楊師道劉洎李大亮褚遂良才識豈在溫戴之下乎偶不在列故不徧